

膠彩·雅韻

林之助



「藝術最重要的是表現內在特質，要畫一樣東西，必須關愛它，和它一起生活；不僅了解其構造，更須發掘傳達它的特質。」「水墨與膠彩，各有其高妙之處，只能依性情有所選擇，而沒有高下之分。」——林之助

捍衛台灣膠彩畫的英雄

林之助，台中人，一九二八年負笈東瀛，四〇年入選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展」，返台後在「府展」中數次連獲大獎，繼「台展三少年」之後，成為台灣最傑出的膠彩畫家。戰後長期領導中部畫壇推行美育，致力於培育膠彩畫人才。在七〇年代的國畫論爭之中，提出「膠彩畫」新名稱，並成立「台灣省膠彩畫協會」，致力推動省展「膠彩畫部」的發展。

感謝

林之助賢伉儷、曾得標先生、興台彩色印刷（股）陳政雄先生
黃登堂先生、謝峰生先生、倪朝龍先生、李乾朗先生。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膠彩·雅韻·林之助／廖瑾瑗作，-- 初版，--
臺北市：雄獅，2003〔民92〕
面：公分，--（雄獅叢書：18-046）

ISBN 957-474-056-0（平裝）

1.林之助-傳記 2.藝術家-台灣-傳記

940.9886

92011790



雄獅叢書 18-046

- 作者 廖瑾瑗
發行人暨策劃 李賢文
企劃編輯 陳玉金·葛雅茜
執行編輯 黃長春
美術設計 曹秀蓉
校對 編輯部
攝影 林茂榮
製版印刷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6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16巷33弄16號
TEL:(02)2772-6311
FAX:(02)2777-1575
E-mail:lionart@ms12.hinet.net
網址 <http://www.lionart.com.tw>
郵撥帳號 0101037-3
法律顧問 聯合法律事務所
初版 2003年7月
定價 NT600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005號

ISBN 957-474-056-0

本書若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著作權所有·請勿翻印



策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雄獅美術

召集人 陳郁秀

策劃小組 王壽來·嵯洪濤·潘耕吉
張書豹·魏嘉慧

出版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著作權人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顧問群 石守謙·林曼麗·黃永川
鄭善禧·鄭明進·顏娟英

開放與自主

——共造台灣美術奇麗山河

四十本【美術家傳記叢書】的出現，初步呈現了台灣美術文化觀的開放與自主。這些美術家雖還不足代表台灣美術全貌，但已看出台灣美術文化的歷史與遠景。如果我們用同樣肯定這四十位美術家成績的用心，持續探索台灣這塊土地，未來或可循序漸進地出版更多對台灣美術有所貢獻的美術家傳記，則共同譜出「台灣美術百岳」的理想，可期可望。因此這套書出版的意義，不只在累積前輩一生的心血，更可激發當代美術文化工作者的信念。

本套書於民國八十一年開始策劃編輯。每階段十本，今為第四階段。經過多次顧問討論，決定以開放的心胸、自主的理念，接納各類美術家。因此，由早期水墨、西畫二大類，擴增到了膠彩、書法、雕刻、攝影、民俗彩繪、陶藝，乃至素人繪畫等類別。而美術家的選擇，除了本土美術家李梅樹、廖繼春、陳澄波、陳進、洪通等二十七人；戰後來台美術家，溥心畬、于右任、余承堯等十二人；還包括一位以描繪民俗台灣著名的日籍畫家立石鐵臣。他們以豐美的人文素養，彼此交匯於台灣，散發出中原文化、本土文化，乃至東洋文化的芬芳，嘉惠無數學子。

不論是人瑞美術教育家吳梅嶺，或雕出台灣人民情感的黃土水，或勤於寫生台灣的席德進，或以影像留情的張才，或長期素描礦工的洪瑞麟，或四處彩繪台灣寺廟的陳玉峰，或默默以書養氣的曹秋圃，或留下文人四絕的江兆申，或熱心工藝的顏水龍……等無不以其豐沛的才情與不悔的志業，共造台灣美術文化的奇麗山河。

期盼透過前輩美術家的足跡，引導台灣走向未來更寬容的文化視野，以及更豐厚的藝術表現。

目錄



I 林家三少・多才多藝 8

謙和踏實的富家少爺 10

負笈東瀛 16

走上藝術之路 18

帝國美術學校的求學生涯 20

積極接觸各類藝術 26

II 埋首創作・多次奪魁 32

藝業、愛情兩得意 34

雙喜臨門 44

戰局緊張 離日返台 51

二次蟬聯府展東洋畫部特選第一名 54

大畫家下田 59

III

推廣美育・落實生活 70

投入美術教科書編輯 72

藝術「生活化」、美術「大眾化」 84

再造台中文化城 88

IV 提攜後進・捍衛膠彩 100

「竹籬笆畫室」的春風 102

挑戰國畫論爭 109

捍衛台灣膠彩畫的英雄 126

V 祥和花鳥・美化人生 132

對於花鳥類題材的鍾愛 134

不斷斟酌推敲的構思圖 162

美化人生的理想境界 170





(攝影/李賢文 1980)



林之助不僅不曾因為優越的經濟條件而感到驕縱，甚或鬆懈了創作意志，相反地他自始至終秉持著莫大的使命感，以積極入世的態度，為台灣的美育、為台灣的膠彩畫奮鬥不懈。對他而言，藝術工作從來就不曾是獨善，更不是沽名釣譽的工具。他曾說：「真正的藝術家是要在社會上、教育上、創作上負起藝術養成的工作。致力於提高大家對於藝術的關心與興趣，不但在無形當中會提升我自己的創作品質，最重要的是世間會因為多了美的要素，而變得更加美好。想想看每個人見面時都會快樂地打招呼，這是個多麼和諧的場景！」



I

林家三少·多才多藝

帝國美術學校時期的林之助，積極接觸各類藝術，並且加以學習。在這過程中，不僅培育多項才藝，也因他日日不離藝術的環境，使得他對藝術與生活之間所保有的密切關係，有了更加深刻的體驗。這一點對於他日後推行全民美術、倡導以「美」來增進人類的和諧關係，皆有重要影響。

謙和踏實的富家少爺

初春二月的梅花，就像是個報信兒，一露臉就是高喊：「春來了、春來了！」喚得人們心底鬧哄哄、暖洋洋。春來，福也來。一九一七年二月二日，上天給台中縣大雅鄉上楓村的「福厝」報了個大喜訊。「福厝」的屋主林全福得了個小壯丁林之助。小壯丁長得眼大鼻挺，模樣俊俏，好令母親林愛玉驕傲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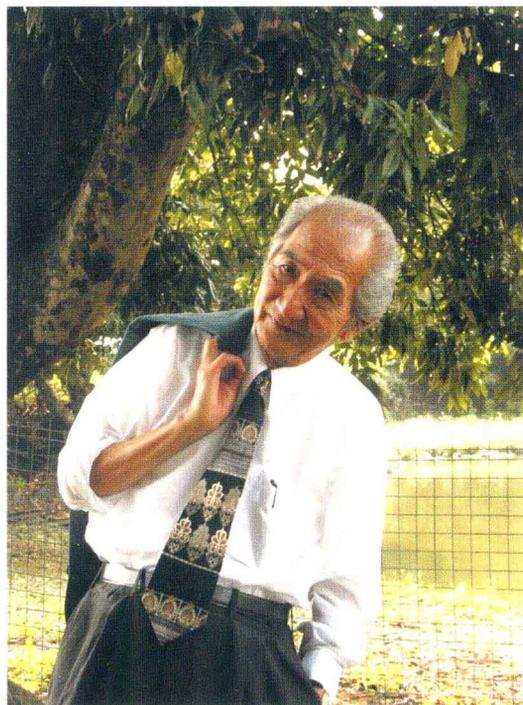
排行家中三少爺的林之助，自幼便是個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富貴命，家中十來個長工和女傭依照習俗，都稱呼他為「助舍」（「助」依日文發音：suke，「舍」依台語發音，意指有錢人）。林之助出生地的「福厝」，是個占地好幾百坪的閩南式三合院。舉頭望去，大宅的屋脊翹簷、棟樑壁間，莫不做工精細，色彩妍美。庭院四處花木飄香，鳥語聲囀，活像個世外桃源。小時候的林之助



「福厝」的屋主林全福，身旁為「福厝」庭園中栽植的曇花。

玩累了，就常常一個人趴在欄杆上看花、看鳥，學會欣賞造物者筆下的多彩世界。有時看著看著入了迷，想到眼前的花會謝、鳥會亡，不禁傷感起來，益發覺得眼前事物的可貴。和其他同年齡的玩伴比起來，林之助對於大自然的觀察和情感，不僅細膩了些，顯然還早熟了些。

環繞在「福厝」四周的是林家百甲水田，光靠人力走一圈就得花上半天。孩提時期的林之助跟著既是大地主又是神岡鄉第一任鄉長的父親外出時，經常看到沿路的佃農、長工們，大聲向「頭家」問候，而鄰居住戶們更是從大老遠便喊



八十七歲的林之助，回到出生地福厝，兒時的記憶頓時一幕幕浮現於眼前。（攝於福厝庭園 2003年）

著「鄉長伯、鄉長伯」，熱情地向父親打招呼。這番場景不僅令林之助記憶深刻，也令他深深為父親平日和善照顧工人，慷慨樂助鄉人的行徑感到自豪。受到父親厚道待人的行事風格影響，林之助很早便懂得體會中下階層勞動者的辛勞。

記憶中有一回女傭打了一盆滿滿的水，搖搖晃晃端入房內，要幫入夜臨睡前的三少爺林之助洗腳。林之助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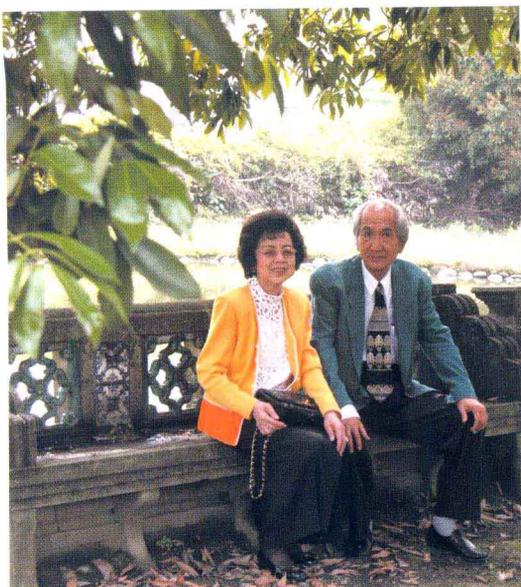


五月天的台中大雅上楓村。（攝於2003年）

立即起身，彎下腰、捲起褲管，表示自己洗就好。這一舉動令女傭稱奇不已，說道：「怪了！怎麼全家上下就只有你這麼沒有少爺習性！」還有一回，林之助走在狹窄的田埂道上，恰巧碰到一位年老的佃農從另一端走過來。走到離二人相會處不遠時，佃農很本能地一腳踏入溼軟的田地裏，斜著身子讓出路，表示請三少爺先過。怎知林之助根本不計較地主和佃農的社會階級差異，只想到：「哪有讓長者讓路的道理！」當下便學起佃農，同樣也是一腳踏入田裏，歪著身體一步一步走過佃農身旁，忙著致謝。這份謙沖的態度，雖令佃農一時之間不知要如何回應才好，但是在他臉

上卻堆滿了對於這位富家少爺充滿讚佩與感激的笑容。這份由衷的笑容，久久令林之助難以忘懷，至今仍經常想起。

上楓村恬淡優美的鄉村景色，孕育著林之助喜好大自然的心，村民們純樸美善的舉止，陶冶了林之助溫和而踏實的個性。林家優渥的經濟財力以及貴為鄉里富紳的地位，不僅令林之助倍感榮譽，時刻提醒自我行為的合宜性，也因此造就出他高人一等的優雅行事氣質。更難能可貴的是，雖知自己出身不凡，



林之助與夫人王彩珠（攝於福厝庭園 2003年）

但對於中下階層的弱者，他總是謙和有禮，絲毫不沾染纨绔子弟驕縱妄為的惡習性。自幼便孕育成形的這股仁慈、正義特質，似乎早已注定林之助日後必須挺身而出，力挽戰後台灣膠彩畫的困境，肩負起為其再拓新運的重大使命。



福厝（攝於2003年）

福厝

林之助的出生地—「福厝」，位於台中縣大雅鄉上楓村，是一棟兼具中西建築樣式的特殊宅地。林家購置「福厝」的由來，頗具傳奇性，在當地廣為流傳。據聞原本有一位住在大雅的地主，花錢請匠師蓋一棟房舍，未料費用昂貴、超出預算，當建物蓋到一半時，地主手邊所剩錢財已不多。一天，正為此事煩惱不已的地主來到豐原街上，見到一位算命師，乃上前求卜問卦。結果算命師給了他一句：「厝若建好，福就到。」地主聽罷，心中大悅，當下便決定無論如何也要籌到費用，把房子蓋好。果然，在地主的大力奔走之下，費用齊全了，匠師工人們也如期完工了，但是地主卻也因此背負一大筆債務，無法獨自償清。在此危急之際，所幸遇到林之助的父親林全福慷慨解囊，一口氣買下蓋好的房舍，才令地主得以脫困。看著拱手讓人的新屋舍，這下子地主頓時明瞭到先前算命師所說的：「厝若建好，福就到」，原來語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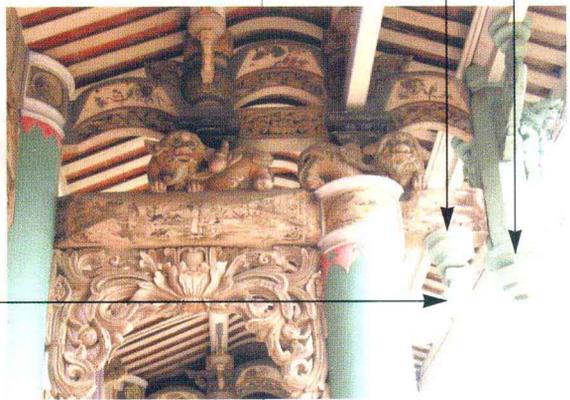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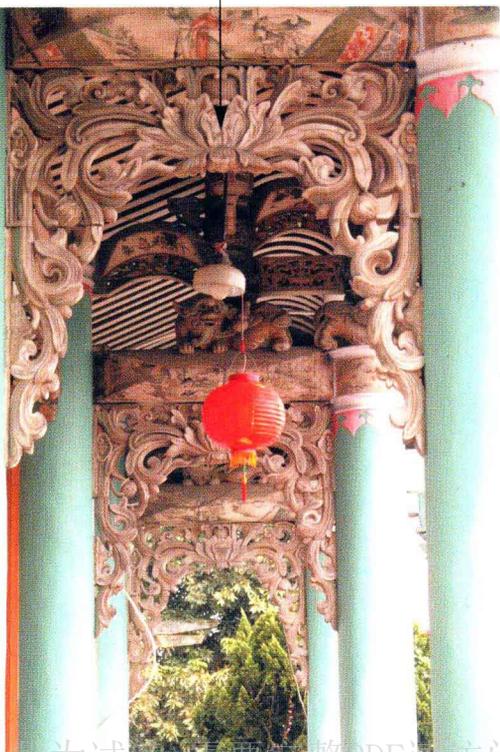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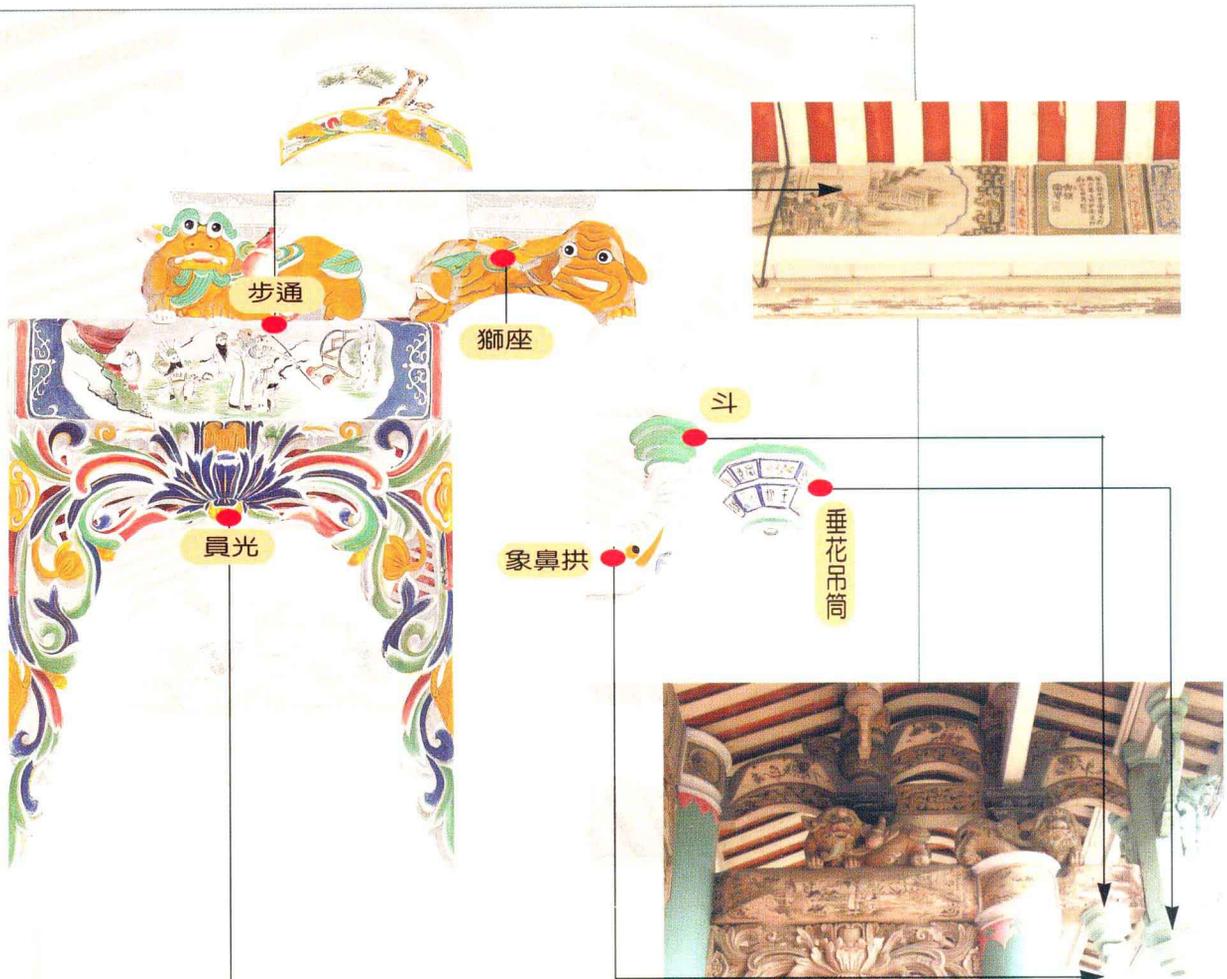
的「福就到」不是指他自己得到「福」，而是暗喻新屋主林全「福」的到來！

不知是此地的風水好，還是卜卦真靈驗，在林全福的用心經營下，「福厝」果真是屋如其名。立足於此地的林家，不僅錢財富裕，而且家中人人知書達禮、才華出眾，福澤廣佑子孫。

一九三六年林之助筆下的「福厝」，取材自「福厝」正廳的步口。若與目前所見的樣貌相比較，可得知步口的用色，或有脫落、重新上彩之處，但是整體而言，仍保留完工當初的原始風貌。

這棟別樹一幟，既傳統又摩登的建物，似乎隱隱點出生活於此屋簷下的林之助與生俱來的敏銳時代感，以及積極求取新知的態度。而施於屋體本身華麗而不艷俗的色彩，以及畫風雅正的彩繪圖飾，亦極有可能助益林之助自幼對於色彩感的涵養。





「福厝」之正廳樣式新穎，引人注目。封簷板一改傳統樣式，採取西方的不造哥德式，屋脊的設計也不同於一般，呈現水平，而且還有通風口。步口一處的廊柱，上色青綠，邊緣處飾以西洋式文樣線腳；貝光改為花罩，有西洋式花草，又有中國傳統雲文卷或荷葉造型；而一般的關刀拱，也改為象鼻，上方的八角斗作為圓型，垂花吊飾則加以省略；再抬頭一望，可見捲棚左側的空間，為西式天花板。整體而言，「福厝」的空間結構為閩南樣式，但卻又處處可見西方建築特色的融入。如此折衷手法，或可傳達近代台灣對於融合中西特色事物的偏愛，視其為時代的「流行」。